

第十四届“春华杯”征文大赛文学创作类二等奖

穷人家

陈玉华

（外国语言与文学学院 汉语言文学专业 2014 级）

—

正值初秋，蝉声和蛙鸣陆续退出，下过雨的空气里弥漫着清冷的气息，刘宏庆扛着锄头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泥泞的土路上，每走一步鞋底与地面黏粘拉扯的声音就在寂静的空气里散播开来，接替蝉鸣成为雨后初秋的伴奏曲。

“才下完雨你这是上哪儿去叻，宏庆？”这是刘宏庆的大婶娘，正从地里摘完油菜回家。夏末收割完油菜后，散落在地里的油菜籽会重新发芽生长，长成的油菜嫩芽可以炒作菜吃，稍老一些的青苗也可以割回家作猪食。现在被规整地捆成束的嫩芽就是大婶娘家今天晚饭的主菜。下雨天后油菜长势很旺盛，明天吃就不够嫩了。

“大婶，我去咱家自留地看看，上午洒的苞谷种怕又是被雨冲走了叻。”刘宏庆也放下锄头暂停赶路。

“天晴了干也不迟嘛。”大婶娘正要挪步走上岔路又回过来问道，“宏庆，你妈好些了吧？还咳嗽得厉害吗？”

“劳您关心，好多了，这几天也能下床活动了，昨天还吃了两大碗玉米糊糊叻。”刘宏庆又重新扛起锄头，跟大婶娘道别后又继续走路了。

初秋的雨还残留着夏天的脾气，刘宏庆还没锄完三行地，天上的乌云就开始从四面八方聚集，不一会儿豆大的雨滴就打在人背上、脸上，锄头上，接着便缀线珠子般密密麻麻地倾泻下来了。

刘宏庆在田边折了一片芭蕉叶挡在头上，又拎着锄头往回跑，来时错落有致的步子已参差凌乱，配合着雨打芭蕉的声音快速地一踏一起。雨越下越大，头顶的芭蕉叶已被雨滴打烂，刘宏庆干脆扔掉，在水流成溪的小路上大步跑起来。在雨声和脚步声之外，只有从各处赶来的水流汇合的声音。忽然在这协奏曲中又加入了一种声音，那是刘宏庆的三弟刘宏林。

“二哥，二哥~”刘宏林边逆着水流向上跑边把两手拢在嘴边喊，身上穿的深蓝色布衣淹没在雨雾里，待得他走近，刘宏庆才看清了是三弟。

“出什么事了这么着急，看到天在下雨怎么不拿把伞？”刘宏庆边说边把自己的外套脱下撑开举在刘宏林头上，没有看到三弟红肿的眼睛。

“哥，二哥……呜呜呜呜……”刘宏林望着二哥终于放声哭起来。

“咋还哭上了，啥事你说嘛，大嫂又欺负你了？”

刘宏林摇摇头，又用衣袖用力地擦了一把脸，顿了一顿把眼泪尽量抑制住，才说：

“二哥，二哥……妈走了。”

听到这个消息，刘宏庆支着衣服的手一下子垂了下来，衣服掉进水坑里溅起的泥水落到了他卷起的裤脚上。突然他双手抱住头，蹲在地上大哭起来，这是这个十七岁农村青年记事以来，第一次哭得这么厉害。去年在打石场砸伤了脚，他也没这么哭过。大约有一刻钟的时间，两兄弟就这样哭着，天越来越暗，刘宏林起身时已经看不太清路上的水坑，由于天黑，也由于他哭得太久头晕眼花。

他又想再确认一下：“我出门的时候妈还好好的怎么突然就……”他说话的时候眼睛看着地下，不敢看刘宏林，害怕他说出什么令人伤心的时候，又期望着自己刚刚是听错了或是三弟说错了。

“下午吃完饭又过了一會兒，妈就犯病了。大嫂说，说妈这几天见好是回光……回光普照。”刘宏林一下子想不起来“回光返照”这个词。

“返照，回光返照。”怎么会是听错了呢？刚才自己不是看见三弟伤心的样子了吗？对啊，回光返照，病了两年的人怎么可能一下子就好起来呢？这怎么可能呢？老天爷会开眼吗？去年被淹掉的麦子不就是回答吗？

他抬头看了一眼灰黑的天，不知何时雨已经停了，站在面前的三弟全身湿透，红肿着眼睛在偶尔吹过的冷风里发抖。刘宏庆捡起溅满了泥点的外套搭在肩上，扛着锄头往家走。

两兄弟到家时天已经完全黑了，临时挂在院子杏树上的白炽灯昏黄的灯光照亮了一小段路，借着微弱的灯光刘宏庆分辨出地上“放信”用的鞭炮碎屑，他想起来他在锄第三行地时隐约听到的鞭炮声，那时母亲就已经走了。

刘宏林让三弟去换衣服，在大门口对着的玉米叶上蹭掉了脚上的泥，便走进母亲的房间。他看到躺在床上的母亲，忍不住又扑在母亲渐冷的怀里哭起来。

他多想就这么一直躺在母亲怀里啊。自从前年母亲患病以来他就没好好

休息过，两年的磨难让他从半熟不熟的小伙子长成能独当一面的男子汉。再苦再累，只要有个团团圆圆的家他就觉得心里都是甜的，而以后再也不能听到母亲指导他怎样劈柴最省力，再也不能看到母亲在他的背篓背带上缠上柔软的布条，以前他每次做完事回家，刚到院子口就大喊：“妈，我饿了。”以后他再也吃不到每次上坡前母亲给他装好的葱油饼了。想到这些，他又仿佛回到两年前那个不懂事的小伙子，觉得一刻也离不开母亲，觉得一切希望都落空了。

房门吱呀一声被打开了，父亲刘明全刚从外面搭完丧事用的大棚走进来，他缓了一会儿才说：“走了也好，活着受磨难。”他好像是在安慰着儿子，其实是在宽慰自己。这时刘宏林也换完了衣服进来，给刘宏庆也拿了干衣服，刘明全把衣服递给刘宏庆，又转身对刘宏林说：

“宏林，你去给你大婶子磕个头，请她帮忙给你妈换个衣服，等身子冷了就不好穿了。”

刘宏林走出门去看到站在大门口和别人说话的大婶娘，走上前去规规矩矩地磕了个头后站起来说：“大婶娘，您帮忙给我妈穿个衣服吧。”

大婶娘赶紧向后退了一步，神色紧张地说：“啊呀，不得行，不得行，你武哥哥今年回来结婚，我还要做豆腐叻，人家说给死人穿过衣服做出来的豆腐不白，是真的叻。你请别人吧，请你三婶。”说着她推了推刚和她说话的妇女。

三婶娘拍了拍衣服上在泥砖墙上蹭到的灰尘：“那就我来给小桂姐穿衣服吧，我没有儿子要结婚，管他豆腐白不白叻。”

于是刘宏林只能带着三婶娘进屋，并用大婶娘的话作了解释，好让父亲不要太责怪自己。

刘明全听到自己的大嫂拒绝的时候只是摇摇头，谁都知道上个月大队书记的母亲过世就是她给穿的衣服。

这时刘宏庆又开始赶路了，父亲让他上村里德先伯家借棺材。

“借到了你就跑回来说一声，我去找几个人帮忙抬回来。借不到也别为难人家，我再想办法。宏庆，多给你德先伯磕几个头。”

刘宏庆记着父亲的话，所以当李德先拔开门栓的时候，刘宏庆就已经在地上磕了一个头了，他正要再低下头去，李德先赶紧扶起了他：

“快起来，使不得，你这孩子怎么啦，咋还磕上头了。”

刘宏庆将借棺材的事说了，把手边的面条双手送到李德先手上，这是父亲给德先伯拿的谢礼，还是上个月大儿子刘宏忠结婚时剩下的。

李德先让刘宏庆进了屋，给他倒了一杯热茶。进屋去收拾里屋的东西，以便把放在里面墙边的棺材搬出来。他把撮箕和背篓等都移到不挡道的地方后，才擦了擦额头上的汗出来喝了口水，又抽了一口土烟。

“宏庆啊，说了不怕你多心，借棺材说出去不是一件好听的事啊……”

听到这里，宏庆以为李德先是不愿意借了，赶紧又磕了个头，哭着说：“伯伯，我妈病了两年多，有一分余钱爸也把棺材制备了，弟弟要上学，大哥要结婚。伯伯，实在是没办法才找您借棺材，但凡有一点办法，我爸也开不了这个口……”

“你为难一个孩子干啥？来，宏庆，吃洋芋”这是刘宏庆的伯娘，她递给刘宏庆一个刚烧好的土豆，又转身对李德先说：“一副棺材你咋又舍不得了？以前我和小桂姐在宋家湾搞集体的时候，哪次上山背猪草不是小桂姐帮我把背篓塞满，让我多拿工分啊？现在小桂姐不在了，你就把情分也忘了？咱妈身子骨还硬朗得很叻，这副棺材你借给小桂姐又咋了？放着还怪占地方的。”

李德先急得直把手里的长烟筒在黄土地面上“笃笃”地敲：“你这人，我啥时候说不借了。就你记得小桂的好？去年虎子爷爷过世明全陪我守了整整两天夜，这个我能忘？宏庆你先回去知会你爸一声，我去把屋子里再收拾一下好抬棺材，叫他多喊几个人来啊，这山路怪陡的。”

二

初春大地乍暖还寒，久违的暖阳终于舍得从山头钻出来，慢慢悠悠地爬到当空。残留在树叶上的水滴在阳光下闪闪发光，四周都被照得亮堂了起来。刘家的厨房却是不分昼夜一样地暗黄泥砖墙被烟尘熏得漆黑，把为数不多的阳光大肆吸收，只有从楼顶的破碎的瓦片缝隙里漏下的光不经过黑墙，照在同样漆黑的灶台上的铁锅里。

“宏庆，先不急下面条，来把这些米淘了在火边煮上，我先把肉烧了。”刘家今天要开分家会议，为此刘明全特地到坡上龙克章家借了半升米和一斤肉，以做一顿丰盛的“分家饭”。

刘宏庆把锅里烧好的油小心地倒进碗里，又开始淘米。

“爸，我弟叻？”

“今天大队里放电影，虎子领着宏林看电影去了。大白天的点什么亮？”

煤油贵得很叻。”刘明全吹灭了灯，就着柴火的光刮着腊肉上的灰尘。

“虎子回来叻？”刘宏庆把淘好的米倒进锅里，又添了一块柴。李绍虎和刘宏庆是从小一起玩泥巴长大的，两年前两人一起考上了高中，李德先在家里摆了宴席庆祝李绍虎升学，迎接刘宏庆的却是母亲因为病情加重倒在地里的消息。于是刘宏庆将通知书锁在木箱里，用本该握笔的手拿起了锤子和锄头，刘明全也没有多加劝说，只在高中开学的那天，给刘宏庆煮了一碗油泼面，能有什么办法呢？

“说是他奶奶 80 大寿特地请假回来的，刚在坡上遇到我们把你弟领走了。他说要给宏林补数学，还说让你吃完饭去找他，他从学校给你带了两本书回来，说是叫什么钢铁的。受过教育的人就是不一样叻。来，把盆递给我。”刘明全说着把烧好的肉放在盆里，在水缸里舀了一瓢水倒进去。放葫芦瓢的时候看到刘宏庆拿着铲子站在灶台边，眼睛不知道看向哪里失去神采，锅里的米汤就要漫过锅沿也没有注意。刘明全接过铲子搅拌了一下锅里的米，又说：

“哪怕你没读过高中，你格外也比虎子差不到哪里去叻。”

刘宏庆回过神来只听到父亲后半句话，勉强地点了点头没有回答。

灶膛里的第三块柴烧到一半，刘宏忠两口子才从田里回来。他弓着腰从厨房的后门里进来，吃了一口炒好的肉，才把帽子摘下来捏在左手里。

“爸，我俩去田里看了，除了李家沟那两块地是红砂地，其他的都是黄土地，后槽那块还是黑土叻。我们两口在商量着我们就要后槽那块，再把李家沟的分一块给我们，剩下的……”

“有什么事吃了饭再说，宏庆去拿碗筷来。”刘明全坐在上席打断了大儿子的话。

不知道是由于饭菜特别合胃口还是什么别的原因，一家人都只顾著吃饭没说一句话，于是一顿饭很快就吃完了。刘宏忠首先放下碗筷把嘴一抹，从上衣口袋里掏出小本本开始计算着什么。

接着吃完的是刘宏庆的大嫂，然后是刘宏庆，最后一个放下碗的是刘明全，他把剩下的菜用大碗盖好放到柜子里，收拾好桌子帮刘宏庆洗了碗才坐下来主持会议。

“分家本来也是必要的。”他把椅子挪到柴火边才开始说，“我们刘家一起四个后人，姑娘嫁人了也就不再归我管。家产田产三兄弟平分，没有哪个多，也没有哪个少。我老头子不攀扯你们两个人，跟着宏庆和宏林，死了也归他两兄弟埋。宏忠作为大哥，按道理说要让到两个弟弟……”

“没有这么一说是耍老大就让着弟弟妹妹的，该是怎么办就是怎么办”刘宏庆的大嫂首先接了话。

“刘家还没到你当家的時候。”刘明全大声说了一句，又平静下来说，“咱家从大队手里领过来的地是按人头算的，照理说宏忠两个人就只能得李家沟那两块地，我作为父辈把我那一块贡献出来，你们三兄弟一起种，屋后面的山产也是三个人平分，没有什么好坏之分。至于这个老屋，本来也就几间房，宏庆和宏林以后还要结婚怎么也支不开，这都是后话。眼下不带猪圈四间正房，宏忠两个人住两间，我和宏庆住两间，厢房给宏林住，猪圈中间砌墙两家共用。堂屋也共用。”

刘宏庆的大嫂又忍不住插嘴：“老三上初中又不经常回来住，再说和他二哥挤一间住就行。”

“爸，我刚才算了一下，我们去年一共是分到七亩三分地，那三分地我就作为大哥让给两个弟弟。李家沟那两块地都是砂地，除了长红薯别的长不出来什么，您这么分外人看来都要说偏心。后槽的那块地比李家沟少三分，我们两口子种后槽的地也不能说是欺负了人。”

“你们两个人种两个人吃，以后有小孩那也是长远的事，眼下你三弟上学要钱，不靠后槽里的地种点苞谷喂猪怎么行？都是一个巴掌的肉，不存在说偏心了谁，后槽的地我是分给宏庆的，你们要种得先问宏庆的意见。宏庆，你同意这块地你就和你大哥合种。”

刘宏庆一直安静地坐着以旁听的方式参与着会议，突然被点到名，他把手从两腿膝盖间抽出来，挠了挠头发，一时拿不定注意。

“宏庆你要记着你大哥对你的好叻。”刘宏庆的大嫂趁势说道，显然她举不出实例来证明自己的意见。

“我都行，爸，就跟大哥合种吧。”刘宏庆望着啪啪作响的柴火说。

待他们终于商量好了最后的方案时，已经到了吃晚饭的时候，两家从这顿饭开始正式不在一个桌子上吃饭了。两父子烧了几个土豆就算吃过了晚饭，而中午刘明全特意留给刘宏林的肉出现在了隔壁一家的晚饭餐桌上，是他的大嫂趁他们在外面划分田界时拿过去的。所以等到傍晚刘宏林看完电影回来时只能饿着肚子，一直到第二天早上去学校才吃上饭。

分过家后两家过起了各自的日子，虽然只隔着一个因为老大一家侵占太多而变得狭窄的堂屋，两家从来没有踏进对方的领地过，只有在对面那家生了孩子，两兄弟才分别从学工地和学校上被叫回来帮忙挑水劈柴准备喜宴。

那时已经是年底了。

包产到户第一年，自家种自家收，大家伙都很有干劲。到了年底，除上交作税的粮食，各家都余了不少粮食。

“国家政策好哇。”大年初一刘明全坐在饭桌上喝了一口酒说，坐在旁边的大女儿抢过只剩半瓶的白酒，把一盘猪耳朵端到父亲面前。

“一年喝这么一回就高兴咯。”刘明全心满意足地看着酒杯里用高粱换来的酒，又把酒瓶拿过来把酒杯倒满。

“爸，你试一下这件衣服，我在街上扯了五尺布，给你们都做了一件。”刘宏英举着衣服的两只袖子站在刘明全背后等他脱下厚重的线衫。

“大姐，你给我做的衣裳小了，你这个衣服我穿不上。”刘宏林只塞进去一只袖子，另一只无论如何也塞不进去。

“坏了，你这小子光长个子了你。那可咋整。”

“留着以后给小勇穿，大姐你帮我把后面衣领理一下。”刘宏庆穿上合身的衣服说。小勇是刘宏忠的儿子，现在还不到一岁。

“我咋没想到叻，我还没给宏忠拜年叻。别等会弟妹又要多心。爸，我和开柱先过去坐一会儿再过来。宏林跟不跟我过去？”说着刘宏英从背篓里拿出面条和白糖，把猪蹄仍然留在父亲家。

“就在屋里，年前他们两口子因为田界又闹了一场的，省的过去让他们给脸色看。”刘明全及时制止了儿子。

刘宏英和丈夫经过堂屋到大兄弟家去时，看到弟妹正在给孩子喂米糊糊吃，她看到大姐和姐夫手里没有提早上在院子里看到过的猪蹄，便没有站起来，只招呼他们坐下。

“宏忠叻？”

“去田里扯点白菜回来煮了吃，今年我又没有时间喂猪，没有肉吃。”

刘宏英没有听懂弟妹的暗示，捏了捏侄儿子的脸蛋，从袋子里拿出衣服来。

“把这件衣服给小勇穿，做给宏林的，太小了他穿不进去，咋长这么快真是。”

刘宏英的弟妹这时才给大姐和姐夫倒了茶，但想到这件衣服本来是做给别人的，又只给两个人分别倒了半杯。

第三天刘宏英的小姑娘跑进厨房，给正在为在路上的娘家人准备早饭母亲说：“妈妈，大舅刚才来过，把东西放在桌上就走了。”

刘宏英追出去看，桌上放着的衣服、面条和白糖正是前天她提过去的，

自此以后至少三十年，两姐弟从无来往。

就在姓刘的两家因为田界和拜年礼不相往来的同时，离他们不远的李姓一家则是一团和气。读高中的李绍虎得到了在烟草站任职的姑姑的丰厚的压岁钱，几个堂弟堂妹也受到相同的待遇。他的父辈的几兄弟也几乎不吵架，没有人介意谁家种的玉米超过了田界，相反，他们会在吃煮玉米时给另外的几家送一些过去，这些玉米都是种在上好的黑土地里的。

三

刘宏英和刘宏忠两家可以做到不相往来，刘宏庆家却始终要和大哥家保持联系，尤其是在刘宏庆娶了一个很会养猪的妻子之后，大嫂就隔三差五地站在田垄边向坡上刘宏庆的新家方向骂。内容无外乎山里的柴和地里的庄稼，但是让她更为气愤的是她越咒骂弟弟一家他们的日子就过得越红火，于是她又从三弟身上找突破口。

刘宏庆和刘宏林两人在外打工，刘宏庆的妻子就在家种地养猪，免除农业税以后，种田更有了盼头，大家每一次举起锄头都带着饱满的热情。

当刘宏林的大嫂正怀着热情提着锄头换行松土时，她看到三弟正背着牛仔布包从小路上回家，便停下手里的活叫住了他，并热情地邀请他在吃完年夜饭之后到他们家去坐一坐。

吃完年夜饭后刘宏林征得父亲的同意到大哥家去做客，手里提着父亲亲自准备的拜年礼。当他坐在自己成年后就没有进过的屋里的时候，他忍不住四处望了望。

“宏林一年挣得了多少钱啊？”刘宏忠把宏林的礼物放进柜子后说。

“一年两、三千块钱，不多。”

“你二哥也和你差不多？”

“二哥比我挣得多，他在工地上做大工，我是小工。”

“你二哥他们两个人会挣钱。”刘宏忠笑了笑，旁边的妻子则板着脸。

对话就在刘宏忠两口子和刘宏林的问答中开展着，在谈了一系列关于家庭收入的问题之后，作为老大的终于步入了正题。

就在刘宏林因为说自己给小侄女给了压岁钱而后悔时，大嫂推心置腹地说：

“宏林，大嫂这么多年一直是个心直口快的人，你也了解我的个性。我

也不怕得罪你，有什么我就直说了。你也到了成家的年纪了，你二哥二嫂自己也有儿女，没得那么多精力来管你的。以前你还有你二哥和你爸，现在老头子也老了，你二哥也成家了，你的事就没有人来给你操心了。”

从大哥家出来，刘宏林差点就要哭出来，大哥大嫂说得太多太快，以致于他一时无法去判断其正确性。难道他真的就要孤身一人了吗？真的没有人管他了吗？

这样的疑问一直在他心里盘桓了一个多月，他越来越觉得自己是没有人关心的人，注定要一个人孤独地生活着，尤其是在这天二嫂忘了给他盛饭时，这种想法更加强烈起来。

刘宏林看到桌上只有五碗饭，而吃饭的有六个人，他便借口说自己不饿回到房间里睡觉，任由肚子咕咕作响。

“我听你二嫂说你不吃饭？”刘宏庆掀开蚊帐对着床上背过去的人说。

“我不饿。”刘宏林哽咽着回答，肩膀跟着抖动了一下。

“出什么事了还哭起来了，多大个人了。”

刘宏林慢慢转过身来，母亲去世那天在二哥面前那样哭了半天才说：“二哥，我没出息，我拖累你们了，我自己出去住。”

“谁说你拖累我了？”

“大哥……还有大嫂，他们都这么说，我也这么觉得，他们说爸不在了你们就不会管我了。”

刘宏庆听完一时之间又是愤怒又是心疼，在原地沉默着站了几秒，走出房间去了。

刘宏林为自己的哭闹自责，又为自己的猜测得到证实伤心，更加激动地哭了起来。门再度被打开的时候，刘宏林的枕头湿了一大片。

“只要你二哥还在，就不存在说没有人管你。”刘宏庆把一个信封放在刘宏林床头，“一个锅里吃饭长大的，再怎么也不会扔下你不管的。以前那么困难也没说不管你，更何况现在日子还好过些了。这三千块钱我专门存着准备你结婚用的，你不放心你自己收着。姐夫说他们那边有个姑娘适合你，我今天就是专门为这件事去找姐夫商量的。你看这是没管你吗？快下去吃饭，你二嫂给你把饭又热了一遍。”

四

在刘宏庆家二楼最右边的房间里，有一面墙和其他装修时刷白的墙形成鲜明的对比，这面墙从刘宏林结婚后就一直没粉刷过。上面一直有五个大字，那是刘宏林在结婚前一天用木炭写上去的：

“最幸福的人”